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使用現狀研究

姓名：屈楸琳

導師：周立老師

正文字數：15196

目錄

一、	緒論	1
二、	文獻綜述	2-9
	(一) 相關術語的研究現狀：社區詞與語言接觸	2-7
	(二) 兩地之間進行語言接觸的階段及層次	7-9
三、	研究方法及語料	9
四、	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使用現狀的宏觀特徵	
	(一) 使用數量較大，接納度高	10
	(二) 多為「補白性」的新詞，外源影響顯著	10-11
	(三) 使用詞性以名詞為主，存在較穩定	11-12
	(四) 使用領域多元化，以金融商業和生活領域為主	12-14
五、	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使用現狀的微觀特徵	
	(一) 詞形上的改造與替換：接觸力度增強	15-16
	(二) 詞義上的借用與發展：深層次互動加劇	16-19
六、	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的使用成因	
	(一) 語言內部原因	19-20
	(二) 語言外部原因	21-24
七、	總結	24-25

一、緒論

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記錄了社會的變化與發展，而詞彙作為語言要素中最敏感、活躍的「晴雨表」，往往反應了這一時期的社會生活面貌（陳原，2001）。社區詞，則是專門反映該區域內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習慣等的特有詞彙。香港社區詞是專門反映香港社區特有社會背景的專門詞彙，除了主要在香港地區通行以外，這部分具有香港社區特色的詞彙亦不斷影響著普通話的演進與發展。尤其自香港回歸以來，中國內地（以下簡稱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合作溝通日益密切，形成了「港語北上」的特殊語言互動現象，使得兩地語言呈現出一種跨社區融合的態勢。

既然社區之間的語言互動與影響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了解香港社區詞彙對內地通用的現代漢語造成的影響，不僅有助於理解兩地之間特殊的語言現象，也在某程度上為進一步了解兩地之間的社會交際狀況提供一個新的錨點。因此這類語言現象值得透過個案研究進行深入的探究與思考。

本文以《香港社區詞詞典》中所收錄的「香港社區詞」為研究對象，透過定量檢索《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所收錄香港社區詞的數量、詞性、詞義、詞形、使用領域等表現，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來考察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的使用現狀。並根據上述研究中探查到的語言現象，從語言內部及外部兩方面探討促成兩地之間語言接觸現狀的原因。

二、文獻綜述

（一）社區詞的相關研究現狀

1. 社區詞

社區詞，即社會區域詞，它與文言詞、方言詞、外來詞並列，是現代漢語詞彙的組成部分和重要來源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以下稱《現漢》）的解釋，社區指的是在一定區域內形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由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不同，以及不同社會背景下人們使用語言的心理差異，在不同社區流通著一部分各自的社區詞。

近三十年來，社區詞研究已有了長足的發展，相關的理論也在逐步完善。最初由田小琳學者（1993）以香港特有詞彙為切入點，將「具有社會適應性的社區詞語」²帶入大眾視野。承接1993年的研究，她於1996年發表《社區詞》一文，重點闡述了「社區詞」的內涵，為這個概念規範了基本定義：「反映該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特有詞語就叫社區詞，首先或主要在本區域內流通。」³，並關注到內地與香港之間出現了社區詞的互相交流和吸收。在刊於2002年的《香港詞彙研究初探》中，她借列舉「香港社區詞」的來源和依據，重點明確了現代漢語詞彙的來源域之一就是香港社區詞。緊接著她又出版了《香港社區詞研究》（2004）、《規範詞語、社區詞語、方言詞語》（2007）等作，從社區詞背景來源、構詞成分、構詞特點、界線劃分等方面深化對香港社區詞的研究，更以香港社區詞的流通範圍為依據，指出社區詞具有「社區性上的強弱」⁴，由此分為狹義和廣義⁵兩類，將不同社區詞語之間的交流互動帶入大眾視野。

¹ 社區詞自1993年第一次由田小琳女士發表的《現代漢語詞彙的特點》中提出，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與討論後，2001年邵敬敏主編的《現代漢語通論》第一次將「社區詞」列為現代漢語系統的重要來源之一，直到2011年「社區詞」才真正作為詞彙學術用語被收錄入典（《語言學名詞》），標誌著社區詞作為語言學標準術語的正式確立。邵靜敏：《現代漢語通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² 田小琳：〈現代漢語詞彙的特點〉，載於《語文和學習：九三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教育署，1993年），頁155。

³ 田小琳：〈社區詞〉，載於《第五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546。

⁴ 田小琳：〈香港社區詞研究〉，《語言研究》第5期（2004年），頁47。

⁵ 狹義社區詞為「在香港才會存在的事物或概念」，廣義社區詞則為「容易被中國內地或其他社區吸收的社區詞」。同上。

於 2009 年出版的《香港社區詞詞典》（以下稱《社詞》）便是田小琳多年以來的集成性研究成果，充分體現出香港社區詞語相對於現代漢語及粵方言，在語言應用上的特殊性，該書被展伯慧評價為「推動研究漢語詞彙結構向前發展的重要一環」，為後來專注於描寫兩地間語言互動狀況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錨點。這其中有從宏觀上統計兩地間詞語使用情況的研究，如趙青（2011）針對《現漢（第 5 版）》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報刊（如《人民日報》、《廣州日報》等）使用香港社區詞的情況進行考察，發現文化娛樂及社會生活是其中涉及最高頻的領域。盛玉麒（2012）基於該辭書收錄的詞彙，透過在當代漢語與流通語料分類詞庫的交集影射，確定了香港社區詞已大量存在於內地，且在 21 世紀主要透過互聯網新媒體渠道進行傳播的現狀。也有從微觀層面，以兩地間共同詞彙的詞義、詞性等使用差異為對象的研究，如闫婷婷（2012）立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对比香港社区词汇与普通话对照词汇的差异模式，再如孙银新（2013）提取共時層面中《社詞》與《現漢（第 6 版）》的詞例，分別從義項數量、詞彙意義、詞形上比較兩地共同詞、對應詞的使用差異。

而「社區詞」概念的完善不只影響到香港與內地兩個社區之間語言互動的研究，隨著全球華語研究的興起，部分研究已呈現出轉向以大華語為標準的研究視角，著眼於一個或幾個華語社區的描寫性研究增多，這將社區詞理論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如施春宏（2015）立足於泰國華文與普通話之間的互動關係及用詞差異，將社區詞的內涵拓展為「形式上是通用語而在某個社區流通的詞」⁶；宋飛（2016）以《全球華語大詞典》為語料基礎，對東南亞華語特有詞彙從詞類、詞長、語言接觸三個方面展開定量研究；周清海（2017）由華語社區詞在新馬泰港地區的泛社會化使用為例，證明全球華語已經呈現出向「大融合」發展的趨勢；再比如白水振、曾常紅（2015），鄧思穎（2020）等，這些研究都對社區詞理論完善和發展具有重大貢獻，深化了人們對語言交際過程和方式的認識。

⁶ 施春宏：〈從泰式華文的用詞特徵看華文社區詞問題〉，《語文研究》第 3 期（2015 年），頁 29。

田靜、蘇新春（2019）將社區詞研究分界為普通話標準視角與大華語標準視角兩種。無論以哪個視角為研究基點，社區詞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表現該區域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特徵，李宇明（2006）把華語社區劃分為中國大陸、中國港澳，中國台灣，新馬泰等等不同的語言分區，認為在不同的社會背景影響下，幾個社區間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用語習慣，也是這個意思。邵敬敏、劉宗保（2011）明確了社區詞的社會語言學屬性，指出：「社會性是它的本質特徵，反映出來最重要的特點是該區域的社會生活及文化特徵」⁷，田小琳（2016）也對「社區詞」的命名作出進一步闡釋：「所以在不同的社會背景影響下，社區內自然形成了不同的選擇與用語習慣。⁸」可見，透過研究兩地詞語互動過程中社區詞的同步現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觀照社區之間的互動關係。

2、 語言接觸

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指的是，使用不同語言的人群相互交往而引起的接觸現象。這種接觸會使受惠地區出現語言成分的借用、轉移與重整等衍生現象，詞彙則是其中最易受影響、被吸收，相互借貸成分最多的（陳原，1983）。語言之間的接觸過程是由淺入深的，前人的研究已從多個角度做了一定的解讀，如 Haugen（1956）將語言接觸的一般互動階段整理為：「切換—干擾—整合」，而詞語能否實現階段性的層級跨域，則要查看其互動能力，這受到接觸時間、接觸面、是否存在概念空位等因素的影響。Bentahila & Davies（1992）認為，語言接觸起始於受惠地區中新詞彙的產生，在接觸的早期，一部分詞彙經正字法及類推等作用逐漸轉化為具有受惠地區語言特點的形態。隨著語言接觸的加深，一部分外來語素會活化，頻繁地參與構詞，而衍生為具有派生構詞能力的構詞詞綴。李昱、施春宏（2011）在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將海峽兩岸之間的語言互動分為

⁷ 邵敬敏、劉宗保：〈華語社區詞的典型性及其鑒定標準〉，《語文研究》第3期（2011年），頁5。

⁸ 田小琳：〈關於詞彙學術語「社區詞」的命名〉，《全球華語》第2期（2016年），頁104。

「潛互動—淺互動—深互動」三個層級，語言交際系統是分時段、程度深淺有別的，有的詞語互動能力較強，或者存在概念空位，就可以直接進入最深層的整合階段，因此在另一語言系統中就很容易會穩定下來。湯志祥的研究（2001）從陸港台三區之間的社區詞語言接觸現象出發，將這三個接觸階段描寫更加的可視化，即「群眾廣泛使用—報刊書籍使用—權威辭書選用」，語言接觸視角下的詞語融合層級既前後相繼，又相對獨立，所以能夠見到一些沒有被權威辭書收錄的香港社區詞大量的活躍在媒體或某些地區中。

對於漢語來說，語言接觸可以發生在漢語言系統外部，也可以發生在漢語系統內部（陳原，1983）。而本文所提到的「香港與內地社區之間的語言接觸」，因兩者都共屬於一套語言系統，所以可將其視為主要發生在漢語系統內部的相互接觸，但又由於香港社區深受外國語言系統的影響，所以這兩個地區之間的語言接觸也就呈現出一些獨有的趨勢和特徵，所以有較大的研究價值。

（二） 兩地之間進行語言接觸的階段及層次

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看，不同社區的高頻接觸必然會導致語言的交融，從一些早期的研究可見，香港社區詞被普通話詞彙大量吸收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陳健民先生（1994）估計，至上世紀 90 年代就已有六百個普通話新詞直接來源於香港地區特有詞⁹。湯志祥（1999）透過定量統計亦發現，僅就書面引用（報刊雜誌）看，與港台特有詞彙有關的數量就已經達到 687 個，其中新用詞語所占比例高達 70.3%¹⁰，可見兩地之間確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語言接觸，且以新詞語的傳播為主。

⁹ 這些「地區特有詞彙」就是本文主要討論的「社區詞」，因為當時還未有統一性的概念，因此仍以「區域詞」、「特有詞」指稱。陳健民：〈普通話對香港詞語的取捨問題〉，《語文建設通訊》（1994 年 3 月第 43 期），頁 22。

¹⁰ 湯志祥：〈普通話吸收香港、台灣詞語的時段、層次、類型及其數量的統計分析〉，第六屆雙語雙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1999 年 6 月，未發表。

香港社區詞彙對現代漢語系統的滲透並不是暫時的、淺層的，它們之間的語詞借用和認同是逐步進行的。前人一般以中國經濟轉型期為分期節點（湯志祥，2001）。姚穎（2005）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初期及末期為兩個時間節點，前期特點為盲目的大量借用香港地區已有的詞彙，尤以經濟領域為主，後期因內地經濟發展程度與香港地區的差距減小，而被吸收的新詞表現出自主選擇性與自造性，領域以文化為主；當然也有研究者，如訾婧梅（2017）認為應以信息革新的時間為研究時段的分水嶺，因電視媒體的普及和互聯網科技的發展，產生接觸的途徑及條件的便利性有極大提升使得接觸加劇；兩地間重要政治事件，如「香港回歸前後」，導致的社會交際狀況突變也可作為影響語言接觸的因素（趙青，2011；閻婷婷，2012）。關於如何分期眾說紛紜，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因素的變動極大地影響著兩地之間的語言接觸力度，無論經濟交流、文化互通及信息技術的更新迭代等都能為兩地之間的語言接觸帶來新的局面。

語言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在湯志祥（1999）發表於世紀末的這篇論文最後，他提到：「粵語詞彙大量進入漢語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關於這些詞語能使用多久，能否最終被吸收，還需要時間進行檢驗。¹¹」而「社區詞」則是近年來漢語詞彙研究以及語言接觸的研究的熱點之一，邵敬敏、劉宗保（2011）的研究亦提到，社區與社區間的高頻互動必然導致各地社區詞數量的減少，以及區域典型性的減弱；反之，互不往來造成的語言分離，則會造成各地社區詞數量的劇增以及典型性的增強。而本文針對的時段正是處於大量接觸以後，香港社區詞在內地的存限狀態。而從個案出發，研究兩地社區間的互動程度及背後動因，都有助於對語言接觸現象的進一步探索。

¹¹ 湯志祥：〈普通話吸收香港、台灣詞語的時段、層次、類型及其數量的統計分析〉，第六屆雙語雙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1999年6月，未發表。

三、研究方法及語料

本文主要運用了語料檢索法對《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中使用的《香港社區詞典》詞彙進行了定量研究，並利用對比研究法、描寫歸納法對上述語料在中國內地的使用情況作定性分析。

考察香港社區詞是否真正進入普通話，主要看國家權威性辭書的收錄情況。《現代漢語詞典》是一本中型的辭書，收詞7萬余條，是一本最具規範性、影響性和社會認可度的普通話詞典，在中國內地語言界具有權威地位。《現漢》歷經7版，側重於收錄常用詞語及時代新詞，包羅每一歷史時期所出現世事民情與社會萬象，因此《現漢》的收詞情況，是對當下社會生活發展狀況的最真實反映，它的收詞變化，反應了中國社會在不同時期的發展趨向。自1988年起，《現漢》開始採錄香港地區詞語，這種收錄狀況自2002年第5版開始井噴式增長，直到2015年第7版（即最新版），期間對香港社區詞有怎樣的收錄狀況，還等待著研究者進行探索。

因此，本文將從《現漢》第7版對《香港社區詞典》中詞彙的收錄情況出發，採用歸納、對比等方法，作定量上的數據統計、整理後建立語料庫，並從宏觀與微觀兩個角度分析香港社區詞在內地的使用現狀。

四、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使用現狀的宏觀特徵

為適應社會交際的需要，詞匯的變化表現的特別顯眼，反應特別敏銳。新詞被創制出來，舊詞被賦予新義，過時的語詞被廢棄不用，顯示著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斷地調節（陳原，2001）。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源自香港的新興事物深刻地影響著內地的社會生活，有些則已經進入漢語系統的核心部分。以下，本文將從宏觀的角度出發，按照使用數量、領域、詞性、來源四個方面，概括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使用的宏觀特徵。

（一）使用數量較大，接納度高

《現漢》收錄其他地區詞語要經過反覆斟酌和篩選，這些能被收錄入典的，都屬於在內地使用狀況較為穩定，且接受度較高的詞彙。經統計，《現漢》第7

版共收錄香港社區詞 347 條，占《香港社區詞詞典》總收錄詞條的 14.43%，其中有 10 條在原詞形上有所調整，詞義完全相同，因此計入。

而對比屬於語言學概念同一層次，且也是《現漢》重點吸收對象的方言詞，《現漢》對香港社區詞的接受度只落後於北方方言，而遠超其他如吳、粵方言區的吸收數量，可見內地確實對香港社區詞語有較高的接納度。

（二）多為「補白性」的新詞，外源影響顯著

一般來說，《現漢》更易吸收具有「相補性」或「補白性」的詞彙，它們也更能穩定地存在於新的詞彙系統中。從統計中可見（見表 1），新詞語占 78.09%。這些詞語的出現代表著受惠社區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所以需要對應的新詞彙進行描寫，這部分詞語多為直接按其原來形狀借入。

搭乘新詞語，受外來概念影響的新詞或直接具有外語特徵的外來詞也一起進入了內地的語言系統，這部分詞語佔 13.5%，主要包括翻譯詞、中英混合詞及字母略縮詞三種，而香港在這其中主要扮演的是一個「二次傳播」的中介者角色，使得現代漢語系統中外源性詞彙的吸收度上升，如：

【AA 制】：[詞義] 各自分擔費用

隨著時代的發展，AA 制這個年輕人中的流行詞，如今也成为了一些老年夫妻的生活方式。——《人民日報》（2021 年 06 月）

【H 股】：[詞義] 在香港上市，中國內地註冊的公司

絕味食品方面一並指出，本次 H 股上市需提交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並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案，香港聯交所審核。——《人民日報》（2023 年 03 月）

【VIP】：[詞義] 直譯為「重要人物」、「要員」

VIP「專屬廣告」的質疑已沸沸揚揚，一些視頻網站為何還敢於藐視用戶權益？——《人民日報》（2019 年 12 月）

白領 white collar 舶來詞 從外國轉介來的

（三）使用詞性以名詞為主，存在較穩定

從收集到的詞語詞性來看，只有實詞能夠被吸收。其中，普通話借用香港社區詞主要有四大類（見表 2），佔比最高的是名詞，共計 283 個，佔總數的 81.56%。其次是動詞，共有 66 個，佔總數的 19.02%。區別詞有 13 個，形容詞只有 11 個。說明在各類詞性的活躍程度中，名詞性仍然暫居榜首，動詞性次之，形容詞及區別詞最少被吸收。

在語言學中，名詞的主要任務是傳達概念，指代事物，可見普通話引入香港社區詞主要是為表達新的概念和事物，而這些新事物由於其所指事物在社會生活中存在比較持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率較高，存在相對穩定，如：

【便利店】：[詞義] 为方便居民购物而设在居民区的小型零售店

如今在不少城市街头，便利店成为服务保障民生、促进便利消费的重要零售业态。——摘自《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酒吧】：[詞義] 提供啤酒、葡萄酒、洋酒等酒類飲料的消費場

網吧、夜總會、棋牌室、KTV、酒吧、桑拿洗浴場所等六類人群聚集密閉公共場所仍需憑 48 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掃場所碼進入。——摘自《人民日報》（2022 年 12 月）

此外，表示動作和狀態變化的動詞性詞語所佔比例不小，這說明普通話引進來許多體現新活動和新生活的做法和變化，如：

【掃貨】：[詞義] 大量購買，大量採購

香港傳統的打折季正如火如荼地上演，吸引了眾多購物達人前往香港大規模「掃貨」。——摘自《人民日報》（2013 年 01 月）

「你掃貨了嗎？」這是「雙 11」人們常用的一句問候語。——摘自《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 年 11 月）

香港传统的打折季正如火如荼地上演，吸引了众多购物达人前往香港大规模“扫货”。——摘自《人民日报》（2013 年 01 月）

“你扫货了吗？”这是“双 11”人们常用的一句问候语。——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 年 11 月）

【签单】：[词义] 在帳单或付款单上签字

「我去香港購買保險是通過朋友介紹的，一開始我對港險完全不了解，覺得麻煩，簽單還要親自過關，猶豫了好久才決定購買。」投保人“Red 猴”分享了自己赴港投保經驗。——摘自《溫州新聞網》（2023 年 04 月）

現如今，「簽單」消費已成公款吃喝的一種主要形式。很多單位都有自己的定點消費酒店，在這些地方，公款吃喝不用當場「埋單」，只需憑一支筆“簽單”即可，日後再統一結算。——摘自《人民日報》（2013 年 02 月）

這類詞彙除了用於介紹與香港社會情況有關的情境外，也可用於描寫中國內地的社會情境，可見作為「變體」和「分體」的港語已經較大量且穩定的存在於漢語「原型」和「主體」的普通話之中。

（四）使用領域呈現多元化，專業化的傾向

在使用領域上，被吸收的香港社區詞呈現出多元化、專業化的傾向。常見的四大領域（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中，都有香港社區詞出現的踪影，其

中尤以日常生活领域及经济领域的吸收量最大，分别占到总吸收词语的 30.83% 和 30.08%，再對各領域進行細分，如下表（表 3）：

領域	政治領域		經濟領域			文娛領域		日常生活領域				其他
分類	法律	政治	經濟	金融	商業	影視	文化消遣	教育	交通	生活	旅行	其他
數量	21	17	22	36	50	45	17	8	17	75	7	32
總計	38		108			62		107				32

表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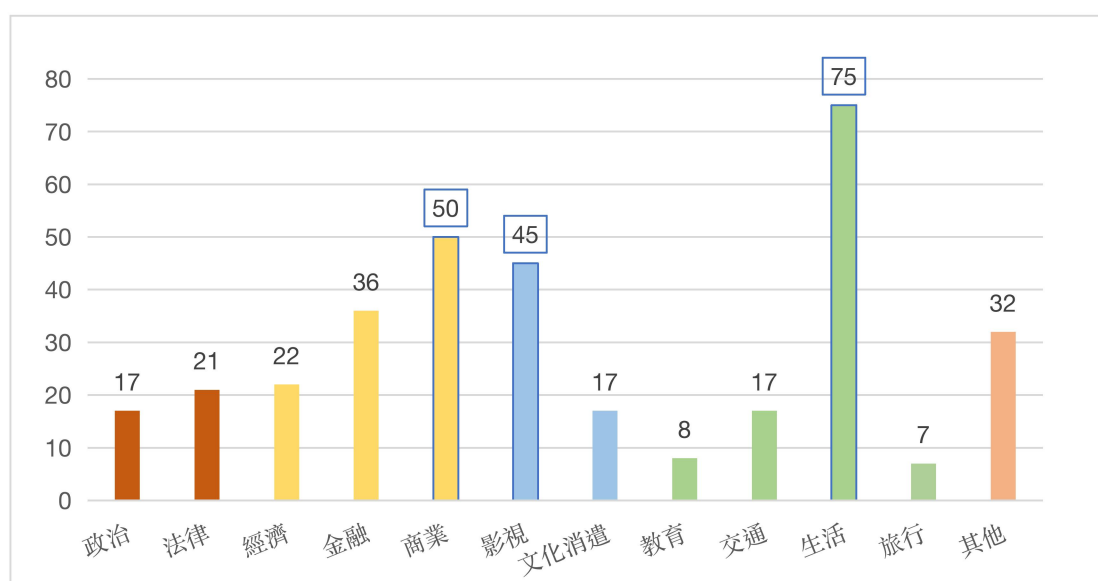


表 3 (2)

以上数据说明，内地地区最主要吸收的是日常生活领域的香港社区词，这部分词语最能反应人们生活变化，且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交通、旅行、职业、教育、生活习惯等，其中吸纳词汇最多的是生活领域，说明来自香港的特有社会生活习惯已经渗透入中国内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细查这些词语，除上文提到的反映流行生活方式的“AA 制”外，还有一些反映新时期两性关系的词汇出现，如“分居”、“拍拖”、“二奶”、“助养”、“单身贵族”等，吸纳了“钟点工”、“义工”、“即时传译”等新职业，“白领”、“侍应”等对已有职业的新称谓等，可见对人力资源细分的新情况。其他还有与旅行、交通等相关的词汇，这些都很好的反应了都反映出香港社区词对中国内地居民生活多方位的影响，更能体现出两地社区之间在社会上的交流与融合。

在经济领域中，香港社区词影响力最强部分集中在商业领域，有“炒楼”、“签单”、“配货”等动词性词汇，有“薪俸”、“月供”、“行货”等名词性词汇，也存在“低迷”、“热卖”等形容词性词汇，多属于与贸易往来有关的。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领域中与股市相关的专业词汇较多，如“按揭”、“楼花”、“债仓”等。这是由于香港的经济金融业是大陆学习的重要参照物，为方便理解和沟通，在语言的表达与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专业的词汇。此外，反映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词语也不在少数。上述反映新经济生活和新生活形态的动词性词语占比最大，也充分印证了这个表现。

文娱领域也呈现出向专业化发展的倾向，尽管吸收量仅占总数的 15.27%，但对影视行业的吸收却异军突起，其中不乏许多与新兴媒体行业有关的专门词汇，如“动作片”、“贺岁片”、“卡通”、“黄金时段”等传媒行业的专业术语，“颁奖礼”、“影帝”、“金曲”、“入围”等为优秀媒体从业者而特设的专门词语等。

政治领域的吸收量最少，只占总数的 17.8%，说明该领域的社区词语较难进入到中国内地的社会生活中，且被使用的词语基本都集中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如“峰会”、与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相关的：如“基本法”、“特首”、“民主党派”等建立服务型政府类。

五、 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使用現狀的微觀特徵

微觀地看，詞彙發展帶來的重要影響就是語素系統也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如某一個詞在不同語境中語義和語音的區別，修辭色彩的細微差異（田小琳，2004）。而兩地之間的語言接觸確實引起了內地語言系統在微觀層面的調整。因

此本部分將從詞形和詞義兩方面出發，側重於事實性的描寫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使用的微觀特徵。

(一) 詞形上的改造與替換：接觸力度增強

語言使用習慣是一個很重要的調整方位（游汝傑、鄒嘉彥，2009）。由上述統計可見，被中國內地吸收使用的借詞大多屬於「拿來主義」，即不加更改，直接輸入原形原義。但這種吸收方式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可選擇性，因此為了適應不同社區的交際功能，詞彙需要「改造后采纳」，即原有的詞語義項並不會消失，但是會發生一些適應性調整，不符合受惠地區的就會面臨部分語素的取捨，根據使用習慣的變化甚至會發生整體性的替換，這種變化尤其在詞形上體現得格外明顯，說明這些能成為跨社區詞的香港社區詞的社區典型性在減弱。

(1) 局部修正

該部分修正多由於兩地間的用詞習慣導致，香港社區詞受粵方言影響頗深，但普通話中原詞形並無相關用法，於是在語言接觸時，憑語音相仿的角度進行局部性修正，這也符合語音在語言接觸中的重要地位，以下兩例都在原詞詞形的基礎上保留了部分語素：

例 1：「搞掂」與「搞定」

“掂”為“直”，“搞掂”則引申為“將事理順、辦事妥當”，常見於香港社區的日常生活中。然而“掂”不符合普通話的使用習慣，於是就用詞義相仿，語音類同的“定”替代，由此進入普通話的語言系統。

例 2：“埋單”與“買單”

“埋”在粵語中特有“汇总、結算”義，普通話只能根據使用場景尋找一個相近的字眼，“買”既符合語用，在語音上又相仿，因此“買單”就一直較“埋單”更被廣泛使用。

(2) 同義替換

“同义异形词”的出现和随后的规范是一个通过竞争达到“约定俗成”的过程。特别是一些偏向方言词且字面义不明确的词语尽管被吸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后，来自香港的社区借词被受惠地区生成相似的语言成分替换，使用频率大幅降低，如：

【人蛇】[詞義 1] 古代中國傳說中異蛇名。

[詞義 2] 香港用語，指偷渡者，因其像蛇一樣屈著身體

藏在甲板裡乘船偷渡到香港。

經深入調查，成功鎖定一個人蛇集團及 3 個與其有聯系的香港本地賣淫集團。——摘自中國新聞網（2021 年 05 月）

「人蛇」是一個帶有香港地區用語特色的詞彙，指因其像蛇一樣屈著身體

藏在甲板裡乘船偷渡到香港的人，有十足的表現力。儘管已存有「偷渡者」

這個同義詞，但也仍被收錄進《現漢》。不過，根據 BCC 語料庫對「偷渡者」及「人蛇」這兩個詞語的歷時性的使用頻率檢索來看，「人蛇」的使用率已經大幅減少，只見於描述香港地區的特殊社會現狀時，而更符合漢語直接表意特點的「偷渡者」作為一個通用詞彙在常見於社會使用中。

（三）詞義上的借用與發展

社區之間的相互接觸，不只體現在新詞語的大量「借用」上，一些詞語在使用中受到另一地區的使用習慣影響，會產生詞彙的變異現象，即從大眾熟知的使用領域被移用到新場合中，並同時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其中，一些特別具有能產性的詞彙被吸收後不斷泛化，轉為一個常見的構詞語素，揉合了外來和本土成分後，在大眾視野中廣泛傳播。

1、詞義借用

香港社區詞對普通話詞義的影響主要分為三種，（1）詞彙意義的增加；（2）在原義的基礎上做引申；（3）詞義色彩改變，這些都反映了詞語外延或內涵因社會發展而加深或擴大，以下按例做解：

① 增新義：

【八卦】：原指“《易经》的基本概念”，现加入“探听他人隐私”这个与原义并无关联的义项，从文化领域被移用到娱乐领域，词义出现了扩大。

【晚霜】：原指“霜期之末，早春季气候变冷时降的霜”，现加入“主要用于夜晚的护肤产品”的意思，前后义项所指的时间范围及事物皆不同，从描述季节性的领域被移用到了生活用品领域，词义出现了扩大。

② 增引申义或比喻义：

【曝光】：[词义 1] 底片见光

[词义 2] 被揭露；不经意地揭露

词义 2 明显是将“不光彩的事”比喻成“相机底片”，将“相机底片受光照才能显影”的实际现象，引申为“不光彩的事情显露出来”的意思。

【包装】：[词义 1] 包扎装饰

[词义 2] 装扮外表，使其更具吸引力

词义 2 在“包扎装饰”的基础上，引申至这个动作或事物背后所代表的原由，即“使其更具吸引力”的含义。

③ 色彩义改变

色彩义上的改变主要以贬义变为中性义为主，如：

【策划】 原指“谋反，反动”，现指“谋划、策划”

【集团】 原指“反动性的团体组织”，现指“有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

内地 50 年代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促发了这两个词语的贬义扩散，而在改革开放后，受到当时政经环境的改变，以及与香港社区进行商业交际的需要，基本都恢复了原来的中性义。

2、词素轉用

鄒嘉彥（2004）認為不同語言接觸的深層結果必然是文化跨越語言藩籬的擴散，最能呈現的便是受惠語言中新詞彙的誕生，而這源自於施惠語提供了「仿模（replica）」可供複製。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可見，除了借用詞義以外，一些来自于香港社区的词语在经过高频、广泛的社会性使用之后，会从单纯词中剥离出一些具有较强能产性的构词语素，进一步地深入内地的词汇系统。

（1）指人類後綴詞素：以「-客」為例

构词语素中，以“XX”+“指人语素型类后缀”的偏正型结构最为突出，代表性的有“XX 族”、“XX 党”、“XX 客”，此处以“XX 客”为例：

“XX 客”，首先脱胎于“黑客”一词，本义指“擅长 IT 技术的电脑高手”，引进自“hacker”的港式翻译词“骇客”，内地将其音译为“黑客”，后因“黑”这一色彩语索引伸出“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网络的人”的新词义。因正赶上 20 世纪末计算机信息科技大发展的时机，所以于中国内地广泛流行。由此，“客”增加了“从事某事的人”这一词义，尤其特指“与信息技术有关”，成为一个固定的指人类后缀，如《现汉》第 7 版中新收录的“晒客”、“闪客”、“炫客”，都是与信息技术领域有关指人性名词。

这种类后缀的构词方式满足了汉语趋同求简的要求，且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多元，这些指人语素的来源义中对人的类别描述不同，所脱落而出的词缀也不一样，类似的例子还有，从“上班族”、“打工族”中一般性的指人语素“XX族”，“绑票党”、“飞车党”、“扒手党”中表示拥有共同爱好和属性的“XX党”，以工作服衣领颜色借代工种的“白领”、“蓝领”，都显示着香港社区词深入内地词汇系统的新状态。

(2) 構詞語素：以「炒」為例

在大陸地區廣泛使用的香港社區詞中，以「炒-」為構詞成分的動賓結構新詞越來越多。首先，以「炒魷魚」一詞影響最廣，借助「魷魚被爆炒成卷」這一形態特徵，引申出「卷鋪蓋走人」之義。而在飲食中，「大火爆炒」這一意象隱含著一重「快速」、「火熱」的表義動力。之後，「炒」引入「倒買倒賣」義項，早在19世紀粵語裡就已有「炒地皮」一詞，已將該詞埋下為從飲食領域發展到金融領域的可能。

隨著香港地區的商業尤其是金融業的蓬勃發展，產生了一大批「炒股」、「炒房」、「炒匯」等帶有「投機性質的倒賣活動」意義的新詞，這樣的用法隨著這些詞彙進入了內地語言系統，「炒」字被單拎出來，形成一個動詞性語素，在更廣闊的使用範圍內其組合能力大大增強了，演化出「炒金」、「炒車」「炒口紅」等新詞彙，相關的構詞語素還有「爆x」，如「爆料」、「爆棚」、「爆滿」等。雖然其中有部分只在媒體或人們的口頭交際中出現，但這也能夠反映出這些具有較強生活化及形象化的香港特色詞匯，在深入影響着大陸地區的用詞選擇。

六、 香港社區詞在中國內地的使用成因

（一）語言內部的原因

1、產生語言借用的經濟性

兩個地區的語言之間相互接觸，如果能夠符合流通區域的語言規範，就「較有資格成為共同語符號系統中較穩定的成員」¹²。兩地之間地域及文化間的不可分割性使得香港社區詞較程度上影響著現代漢語的發展，尤其在改革開放初期，普通話吸收的新詞越來越多來源於香港，而內地社會發展的市場需要，極大地促生了引進新興外來事物的需求，最方便、經濟的途徑則是從香港地區直接輸入已有的用語。因此在上述分析中，可見大部分香港社區詞基本都以「新詞」、「實詞」的形式直接被內地接受。

凡是一個語言集團中所特有或專有的名稱，作為借詞都常表現出極大的生命力，尤其是當辨認不出來這個詞屬於從外部地區引進的語彙時，這個詞的生命力及存在能力則會大大加強（曹德和，2006）。上述分析中亦可見，內地對所吸收的香港社區詞進行了「改造後的吸收」，而對於那些特別帶有方言性的詞語，儘管在一開始有所接受，但逐漸被更符合漢語構詞習慣的自造同義詞所替代。這是因為比起港式粵語詞，符合漢語通用語素及構詞方法的社區詞的流通要更便易，只是負載的內容反映香港社區的特點，因此大多數都可收入規範詞語的詞庫。

2、普通話自身的發展需求

縱貫漢語的發展軌跡，中原地區一直存在著統領各地的共同語。如今，中國內地通用的標準漢語，主要以北京官話及北方方言為來源，從語言學上說，以「普通話」命名的背後，就表明對其成為「超方言」的高層次語言的期待（鄒嘉彥、游汝傑，2001）。而進入到全球化社會中，普通話詞語的外延就不能夠僅限於中國大陸，而要逐漸向包含整個華語社區的方向發展，也就是所說的「泛華語」，普通話需要開始具備代表整個「華語」的資格。因此普通話所引進的詞彙就不能

¹² 曹德和：《語言應用與語音規範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155。

僅限於方言地區，而是要向外兼容、吸收。而香港作為距離內地最近的、接觸時間最久，且與外界交流更加深刻的華語社區，其社會中的特有詞、新詞、外來詞便作為最先被接觸的詞語而被接受，使得普通話詞彙得到了極大的充實和更新。

由此，香港社區詞能夠對現代漢語產生較大影響的根本原因離不開兩者共屬於同一語言體系。香港本身語言系統就與大陸同根同源，尤其是被吸納的香港社區詞，大部分都符合現代漢語書面語的一般規範，因此也更容易被內地使用接受。

（二）語言外部的原因

1、社會環境因素

研究社區詞，除了要關注其語言本身所反映的語言現象，其背後所反映的社會背景也是造成兩個社區間語言接觸現狀的重要成因。錢冠連（1995）在分析粵方言吸收情況時曾說：「那些借助經濟翅膀煽動的新詞語，在進入普通話詞彙庫時佔有絕對的優勢。」¹³ 而全面深化對外開放，則是自 1978 年以來中國內地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方向。因此，香港作為內地在經濟轉型期與世界接軌的橋頭堡，這些與經濟發展、與新生活有關的詞彙便乘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浪潮進入了內地的語言系統中。

上述統計數字顯示，普通話從香港吸收的新詞數量最多，且以經濟生活領域為主，比例佔了總數的七成多，都足以說明普通話借入的香港社區詞語主要用於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內地經濟領域出現的新事物和新動向。例如，香港對內地市

¹³ 錢冠連：〈粵方言進入普通話〉，《語文建設》第 6 期（1995 年），頁 38。

場體制的建立一直發揮著重要的示範作用，近年來內地不斷從香港引入先進的市場化管理經驗及國際商業網絡，以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化經濟添磚加瓦。這樣的社會現實反映在語言層面上的就是兩地間商業領域的語言交際越來越豐富。

而中國內地的社區詞以政治詞語最為豐富、最具特色，因此香港社區的影響力就並不太顯著。這也直觀的反映出兩地之間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導致政治、法律領域都較難共通的特點。但從語用中可見，政治領域的詞語都集中與「規範公權力」有關，這背後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新趨勢。

改革開放後，中國內地不僅在經濟上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生活中也出現了嶄新的文化形態。而 20 世紀末隨著香港影視文化的大量湧入，與傳媒、影視有關等反映時代新貌的不少詞語也就隨之而來了。而《現漢》的收錄，正是反映了內地的居民生活直到當下還在受 20 世紀末香港影視的繁榮發展的「港風」餘波影響。

但無論是引進外資、商業貿易、法律服務、推動服務型政府的體制改革等與中國高質量發展大局相關的方向，都少不了香港社區的配合與協助。因此，社區間高質量交往及高頻接觸，為兩地之間的語言互通創造了優質的發生條件。

2、人們趨時求新的心理因素

除这些经济、文化等社会方面的原因以外，使用人群的心理因素也是影响语言接触强度的重要因素。当今社会人们习惯追新求异，那些“带洋味儿”、“有新鲜感”的词汇就更易吸引住人们的眼球。香港社区词汇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新奇鲜活，富有表现力，如“煲电话粥”，煲粥讲究一个文火慢熬，熬煮的时间要长，比喻拿起电话就像熬粥一样没完没了；“拍档”，两个小食店铺紧挨在一起，比喻着亲密无间的协作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些虽然已经在受惠地区中存在相同或相近语义的外来词汇仍会被吸收，如“收款台”成了“收银台”、“理发店”成了“发廊”，

另外还有一些带有方言色彩如“人蛇”、“拍拖”，或带有外来色彩的词语，如“泊车”、“做爰”等，尽管后期在受惠地区已出现更符合地区语言使用习惯、更加规范的替代词语，但仍在活跃在大众视野。

除了吸收新事物以外，有時一種語言中並不缺少相應的成分，但是卻寧可借用外來的語言成分，這種現象也值得我們關注。在上述統計中，一些同義詞語間的吸收及替換便展現了「向發達地區看齊」的心理。比如「侍應」一詞，普通話中本來已有「服務員」、「小二」、「伙計」這些同義詞，但「侍應」一詞，不僅用更簡潔的語言表現出這份職業的主要工作內容，也是在西餐廳或酒廊的高級服務人員的專業稱呼，因此具有更高檔的意味，「超級市場」、「訂位」等詞語的吸收也是出於相同的原因。

3、新興媒體的傳播作用

由于当代国际社会的接触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频繁，而产生交际的技术条件也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便利，语言之间的接触则会演变的愈加剧烈（陈原，1983）。媒體在兩地之間語言交流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报刊、广播、电视是香港社区词进行传播的主流舞台，随着以“TVB”为主要制作公司的港剧、以林夕作词代表的港乐“金曲”、以“无厘头”著称的周星驰派港片的逐渐北上，使得这些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之作中背后代表的香港社区文化广受人们的追捧。越来越多港台词汇开始为大陆观众所熟知。

而进入 21 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大大带动了信息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时代存在低门槛、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语言大量复制及再创造所需的经济成本已降到极低，使得语言更容易在不同地域之间扩散，这必然加剧了两地之间

语言接触与变异的频率，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两个的社区语言能够更大规模地，更多领域的进行互动。

正因为网络是语言模因模仿、复制传播的重要场域，使得词语的自然筛选和自主复制、进化现象可以快速、高效的完成，因此一些更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词语则会更加稳定、持久的存在于受惠地区中，难以得到大众认同的词语就会随着时间淡出大众的视线。而特别具有构词能力的词汇也会在“刷梗”的现象中被不断的尝试用其他语素框填，而获得强悍的能产性。

4、社會及媒體的價值取向引導

一个语言集团的词语向外扩散是社会型态的向外传播，反过来，一个语言集团对外吸收词语同样反应了社会形态的包容（陈原，2001）。從語言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社會對詞語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大眾的「價值取向」和語言價值觀。从上述分析可见，大陆汉语词语系统的开放是和社会的开放步伐是同步的，普通话对吸收香港词语所持态度是“兼收并蓄”的，这都离不开中国内地新时期以“兼容并包”、“深化对外开放”。从香港引进的“同义异形”词占 11.2%，在语言系统中能与原有成分共存，说明了社会理念和语言态度坚持“开放”的态度。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在《现汉》的收录以外，仍然活跃着一大批被大众熟知的香港社区词，而近年来对香港社区词的吸纳率也逐渐降低，这也反映了作为规范语言的普通话对语言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的追求。

七、 總結

综上所述，进入 21 世纪，内地对香港社区词的吸收已经越过大量吸收的阶段，而进入到相对稳定的阶段。从《现汉》对香港社区词的吸收现状来看，已经进入辞书接受阶段的香港社区词在内地的使用量仍较大，使用领域上也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特征，其带来的新词及具有外源属性的词汇，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汇，可见香港社区词对现代汉语语言系统的影响确实较为深刻。

从被吸收词汇的词形和词义特点来看，一些不符合普通话语言习惯的词形被吸收时被改造、而偏向方言词且字面义不明确的词语尽管被吸收，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替换，说明这些能成为跨社区词的香港社区词的社区典型性在减弱，原因是两地间的接触力度在增强。而词义上除出现了一般语言接触都具有的增变义外，其中特别有能产性的词汇被剥离出来大量使用，说明两地间接触程度在加深。这都反映出香港与内地社区之间的语言接触向着深层次发展。

而不同社区语言的融通，不仅是语言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内地同行的普通话词汇作为“通用语”的发展要求。更不能忽视的是，社会环境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使用者的主观促进，也为香港社区词在内地稳定存在、纵深发展的现状添砖加瓦。21 世纪资讯科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物流带动了语言流，两地之间的社会生活交流大大增多，使得香港社区词的扩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造成了当下香港社区词对内地语言接触深层次、高互动的状态。

当然，本文的研究重点仍集中在香港社区到内地社区之间单向的语言接触。然而语言接触是具有相互性的，几年来中国内地的经济总量上涨，并且与外国的交流更加紧密，已经站上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更有自己的经济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已经不需要像之前那样高程度的倚靠香港扶持。两地之间有着协同并进，共同发展的新形势，再加上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兴网络平台快速发展，反映在语言层面的新现象就是已经出现了内地向香港地区传播词汇，这些词汇日渐在

现代港人，尤其在年轻一代中走红，致使两地间的语言互动更加频繁。关于这部分的语言接触及互动现象，还等待着后来的研究者加以探索。

参考书目：

专书：

Haugen, E. Bilingualism in the Americans: A Bibliography and Research Guide.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56.

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陈原：《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

陈原：《语言与语言学论丛：应用社会语言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

曹德和：《语言应用与语音规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游汝杰、邹嘉彦：《汉语与华人社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邵静敏：《现代汉语通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曾子凡：《香港粤语惯用语研究》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8。

期刊论文：

Bentihila, A. & Eirlys, E. D. Codeswitching and Language Dominance. In Richard J. H. ed.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Bilinguals.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1992, 443-458.

白水振、曾常红：〈新加坡华语特有词汇研究—以《全球华语词典》中的动素词语为例〉，《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5年），页87-93。

陈健民：〈香港文化词汇是如何融入普通话的〉，《语文建设》第7期（1994年），页29-33。

邓思颖：〈社区词与全球华语词汇研究：以“释除”为例〉，载于马毛朋、李斐编《博学近思 知行并举—田小琳先生八秩荣庆文集》，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20，页417-431。

刁晏斌：〈社区词理论：已有进展及进一步的思考〉，《语文研究》第2期（2022年），页5-9。

何自然、吴东英：〈内地与香港的语言变异和发展〉，《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1999年），页82-87。

李昱、施春宏：〈海峡两岸词语互动关系研究〉，《当代修辞学》第3期（2011年），页64-73。

钱冠连：〈粤方言进入普通话〉，《语文建设》第6期（1995年），页37-38。

邵敬敏、刘杰：〈从“手机”看不同华语社区词群的竞争与选择〉，《语文研究》，第4期（2008年），页1-5。

邵敬敏、刘宗保：〈华语社区词的典型性及其鉴定标准〉，《语文研究》第3期（2011年），页1-7。

施春宏：〈从泰式华文用词特征看华文社区词问题〉，《语文研究》第3期（2015年），页26-34。

宋飞：〈东南亚特色华语词汇的区域和国别比较〉，《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2016年），页108-115。

盛玉麒：〈香港社区词与当代汉语流通词汇交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2012年3月），页6-13。

孙银新: <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的对比研究>, 《武陵学刊》第 1 期 (2012 年 1 月), 页 132-139。

田小琳: <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 载于《语文和学习: 九三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 香港教育署, 1993 年, 页 155-158。

田小琳: <社区词>, 载于《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页 546-551。

田小琳: <香港社区词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第 2 期 (1997 年), 页 45-50。

田小琳: <香港社区词研究>, 《语言研究》第 5 期 (2004 年), 页 45-50。

田小琳: <规范词语、社区词语、方言词语>, 《修辞学习》第 1 期 (2007 年), 页 1-4。

田小琳: <关于词汇学术语“社区词”的命名>第 2 期 (2016 年), 页 103-113。

田静、苏新春: <社区词的研究分期、研究视角及其在词汇学中的定位>,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2019 年 5 月), 页 184-191。

汤志祥: <普通话吸收香港、台湾词语的时段、层次、类型及其数量的统计分析>, 第六届双语双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 1999 年 6 月, 未发表。

汤志祥: <香港粤语词语口语化及其成因>, 载于《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方言(增刊)》(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页 295。

周清海: <“大华语”与语言研究>, 《汉语学报》第 2 期 (2017 年), 页 61-66。

姚颖: <浅析港台用语对现代汉语词汇的渗透>,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2005 年), 页 65-67。

袁伟、高媛: <2010-2019 年香港与内地网络流行语的语用对比及互动传播研究>, 《现代出版》第 2 期 (2021 年), 页 59-64。

学位论文:

赵青: 《香港社区词在大陆使用情况研究》, 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2011 年, 未出版。

金慧兰: 《现代汉语新词研究》, 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 2006 年, 未出版。

王洁: 《区域变异与互动视角下华语新词新义研究》, 暨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9 年, 未出版。

闫婷婷：《香港社区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对照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未发表。

瞿婧梅：《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汇比较》，绍兴文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未发表。

工具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语料库：

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

附錄：

表 1：

按照湯志祥（2001）的分類標準劃分為四類：（1）普通話原來沒有的；（2）同義異形的；（3）重新恢復使用的；（4）增義、增變性及變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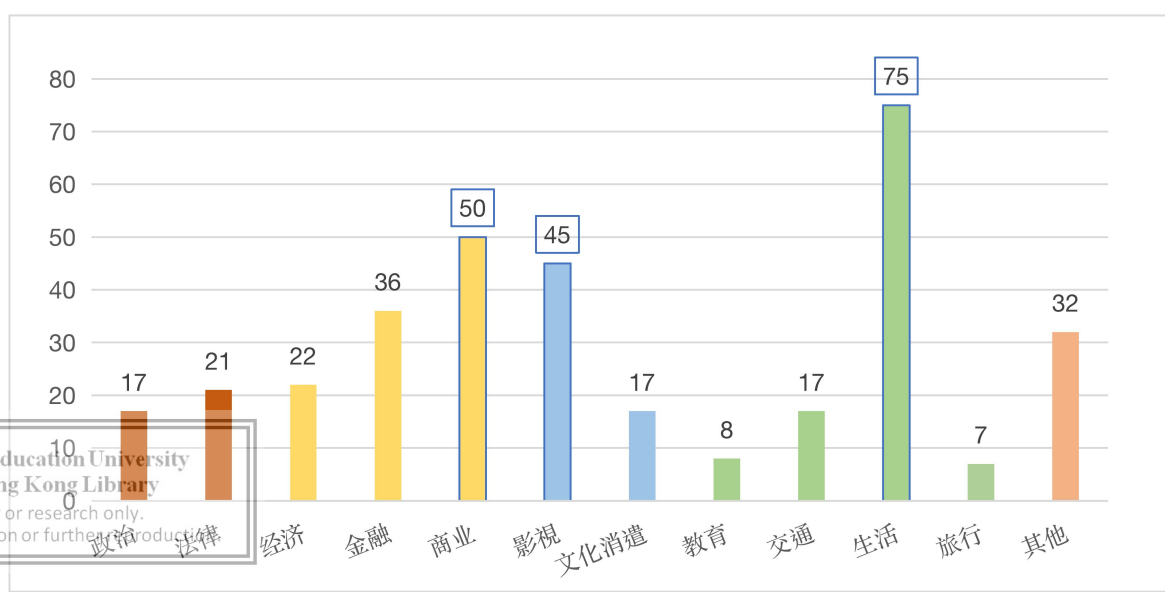
類別	類型	數量	比例	舉例
新詞語	原來並沒有的	271	78.09%	AA 制、AV、安樂死、安全套、按揭、按金
同義詞	有相同或相近語義的	39	11.23%	峰會-首腦會議、髮廊-理髮室、花心-風流
舊詞語	重新恢復使用的	8	2.30%	的士、巴士、公務員、股市、股票、買辦、經紀、拍賣

增變義	增義、增變性或語義變色的	25	7.21%	冰、八卦、別墅、抽水、車牌、出位、白粉、騎士、晚霜、胸圍、貨櫃、牛皮、強暴、反彈、花紅、白話、打包、下海、凶宅、公僕、北上、賽季、寫真、檢討、包裝
總計		347	100%	/

表 2: 按詞性統計

詞性	數量	比例	舉例
名詞性	284	81.56%	传媒、单亲家庭、行货、救市、巨星、巴士、的士
動詞性	68	19.59%	炒楼、煲电话粥、录影、伴游、绑票、包二奶、包装、报警、特卖、非礼
形容詞性	11	3.17%	性感、八卦、二手、反弹、放盘、分居、负增长、花心、冷血、热卖、执业
區別詞性	12	3.45%	大牌、试用装、领衔、迷你、天价、超值、低迷、过气、老公、前卫、私家、智障

表 3:按使用領域統計



領域	政治		經濟			文娛		日常生活				其他
分類	法律	政治	經濟	金融	商業	影視	文化消遣	教育	交通	生活	旅行	其他
數量	21	17	22	36	50	45	17	8	17	75	7	32
總計	38		108			62		107				32

表 4:兩地同義異形用語對照表

香港社區詞	普通話對應詞
巴士	公共汽車
斑馬線	橫道線
傳媒	廣播電視界
泊車	停車
炒魷魚	開除
單身貴族	單身漢
峰會	首腦會議
的士	出租汽車

髮廊	理髮室
花紅	獎金
錄影	錄像
埋單	買單
拍拖	談戀愛
皮草	毛皮
人蛇	偷渡者
年報	年終總結
市道	行情
入圍	入選
花心	風流
手袋	手提包
首席	代表
寫字樓	辦公樓
侍應	服務員
物業	房產

雪糕	冰棍
訊息	消息
收銀	收款
找贖	找錢
品牌	牌子
做愛	性行為
課室	教室
麻雀	麻將